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二回 真抑塞粉墨登場 假從良姑蘇遇舊

只說方小松見秋谷不辭而別，也曉得他別有傷心，無不勸解，當下草草終席，小松便進城去了。秋谷自從坐著花雲香的轎子，同到花家之後，便常在許、花二家走動，許寶琴雖只心中不悅，也無可如何。開筵坐花，飛觴醉月，不覺已是一月有餘。一日夜間，秋谷在花家吃過夜膳，想到二馬路丹桂去看戲，便同著雲香走出談瀛里。那丹桂就在談瀛里對門，不用轎子。走到戲園門口，案目認得秋谷，慌忙同了進去。蘇州戲園沒有廂樓，就在正桌坐下。

那時台上正在演那《翠屏山》，周鳳林扮著潘巧雲，雖然年紀大些，台容倒還不錯。筱榮祥扮的楊雄，陳雲仙扮的石秀，卻也工力悉敵。末後陳雲仙一路單刀，身眼手步，一絲不走，舞到妙處，就如一片電光，滿身飛舞。秋谷見了高興起來，忽然發一個奇想：自己想要粉墨登場，出一出胸中的鬱勃之氣。原來秋谷自幼投師習武，拳棒極精，等閒一二□人近他不得。打定主意，叫了案目過來，叫出開丹桂的老闆郝爾銘走到座前。秋谷向來認得，便同他商議，要點一齣《鴛鴦樓》，叫陳雲仙扮武松，到那舞刀的一場，讓秋谷自己登台試演，一場舞過，仍叫陳雲仙上場。

郝爾銘聽了也覺詫異，躊躇一會，方才答應道：「照例是沒有這個規矩，不過既是章老爺高興，雲仙又是我的徒弟，不比外來的武生，不妨遷就。」秋谷大喜，便取出兩張□元的鈔票交給他說：「這就算點戲的錢，我既硬出了這個新鮮主意，自然要多出些錢。」郝爾銘隨意謝了一聲收下，便走了進去，早見掛出一面點戲牌來。

隨後《翠屏山》唱完，便是《鴛鴦樓》出場，陳雲仙仍扮武松，那脫靠的一場解數，筋斗跌撲，□分伶俐。此時秋谷早已走進戲房，打扮去了，花雲香攔阻不住。

少時，陳雲仙下去，只聽得鑼聲一響，那板鼓的聲音，打得猶如飄風疾雨一般，值場的掀開軟簾，秋谷執刀在手，迅步登場。花雲香見了，呆了一呆，覺得另換了一副英武的精神，絕非秋谷平時緩帶輕裘的態度。只見他頭紮玄緞包巾，上挽英雄結，身穿玄緞密扣緊身，四週用湖色緞鑲嵌著靈芝如意，胸前白絨繩繞著雙飛蝴蝶，腰繫月藍帶子約有四寸半闊，上釘著許多水鑽，光華奪目，兩邊倒垂雙扣，中間垂著湖色回須，下著黑縐紗兜襠褲，腳登玄緞挖嵌快靴，襯著這身裝束，越顯得狼腰猿臂，鶴勢螂形。再加頭上用一幅黑紗巾當頭繫紮，紮得眼角眉梢高高吊起，那一派的英風銳氣，直可辟易千人。加以秋谷出身貴介，天然台步從容，拳棒精通，自爾功夫圓穩。此時上台台下，眼睜睜的都看著秋谷一人。

秋谷左手擎刀，用一個懷中抱月的架式，右手向上一橫，亮開門戶，霍地把身子一蹲，「拍」的一聲，起了一個飛腿，收回右腿，繳轉左腿，旋過身來，就勢用個金雞獨立，右手接過刀來，慢慢的舞起。初時還鬆，後來漸緊，起初還見人影，後來只見刀光，那把刀護著全身，絲毫不漏，只看見一團白光在台上滾來滾去，卻沒有一些腳步聲音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猛然見刀光一散，使一個燕子銜泥，這一個筋斗，直從戲台東邊直撲到台角，約有八九尺，那手中的刀便在自己腳下反折過來，「呼」的一聲，收了刀法，現出全身，面上不紅，心頭不跳，仍用懷中抱月，收住了刀。正待進去，忽聽得喝采聲中，有一個婦女的聲音□分清脆，高叫一聲：「好呀！」

秋谷詫異起來，回頭一看，只見二排上坐著一個二□歲上下的女子，衣裝嬌豔，態度妖嬈，面目有些相熟，好像那裡見過的一樣，一雙瑩瑩的眼波，只注在秋谷身上。照例武松舞刀一場，便要進去，此時秋谷見他看得認真，故意弄弄精神。好個章秋谷，另使出一番解數，把腰刀插在背後，空手開了一個四門，忽然左右開弓，連撲兩交筋斗。翻過身來，腳跟尚未著地，那一把明晃晃的刀早掣在手中。這路刀法，與前更是不同，風聲颯颯，冷氣颼颼，刀光映著燈光，異常精采。這一路刀舞有半刻餘鐘，方才收住。進場換了衣服，下得台來，並不見一些兒殺氣威風，依然是一個風流才子，台上仍換了陳雲仙上場接演。

那知這一路刀，雖然不打緊，卻引出一個人的故事來，就是那喝采的女子。你道是誰？就是三年前盛名之下的大金月蘭。

這金月蘭自從□七歲梳櫳之後，不到一年，便有一個杭州黃大軍機長孫公子名叫黃伯潤的，看中了他，花了八千銀子的身價將他娶去，做了一位現現成成的姨太太。這位黃公子年方二□，正妻亡過，尚未續弦，性情極是溫和，面目也還清秀。

家財巨萬，門第清華。至於服食起居，更是一呼百諾，要一奉□。論起來，這金月蘭也該自家知足，跟他過了一生，倘或生得一男半女，怕不是一位誥命夫人？豈非天外飛來的一段福分？

無奈上海這些做信人的，骨相天生，萬不能再做良家婦女。這班信人，馬夫、戲子是姘慣了，身體是散淡慣了，性情是放蕩慣了，坐馬車，游張園，吃大菜，看夜戲，天天如此，也覺得視為固然，行所無事。你叫他從良之後，怎生拘束得來？

再如良家婦女，看得「失節」二字是一件極重大的事情；信人出身的，只當作家常便飯一樣，並不是什麼奇事。就是那一班情願從良的妓女，偶然見了一個俊俏後生，便由不得背地裡私通款曲，這不過如家常便飯之外，偏背了一頓點心，算不是毀名敗節，卻輕輕的把一頂綠頭巾暗暗送與主人公戴在頭上。這還算是好的，更有那一種信人，自己或是討人，不能作主，或是欠了債項，不得自由，便揀一個有錢的客人，預先灌了無數迷湯，發下千斤重誓，一定要嫁那客人，身價不是三千，就是五千。這班壽頭碼子的客人卻也奇怪：平時親戚通融，友朋借貸，就立刻翻轉面皮，倒反說窮告苦，非但一毛不拔，而且還要從此斷絕往來；獨到了遇著這種信人，卻情情願願，伏伏貼貼的，捧著大把的銀子去孝敬他，還不敢說一個「不」字，好似兒子見了父母一樣。這班人具著卑鄙齷齪的面目，懷著勢利狹窄的心腸，那面目比純鋼煉就的還厚，那心腸比煤炭燒枯的還焦。目不識丁，偏會看不起讀書種子；骨頭鄙賤，偏要擺著那富貴的規模。真個是「投畀豺虎，豺虎不食；投畀有北，有北不受」的東西。他自己喪盡良心，所以就有喪盡良心的信人來收拾他。歸根花了一注大錢，不上一半年載，得個方便，卷了值錢的衣飾，遠走高飛。那時非但人財兩空，連他自家的血本都丟在東洋大海去了。這便叫「信人涇浴」。借了他人的財力，自己拔出火坑；及至出了火坑，卻又負義忘恩，全不顧人情天理。終究報應循環，絲毫不爽。自家拐騙的邪財，遲早原被那戲子、馬夫一齊騙去。如此得來如此去，依舊是一雙空手，蓄積毫無，到了年長色衰，門前冷落，這便追悔也追悔不來了。

看官，你道上海的信人可以娶得的麼？

閒話少提，書歸正傳。只說金月蘭嫁了黃公子之後，同到杭州，不上幾時，便覺得□分拘束，漸漸的不慣起來，就攬掇黃公子，要賃房子住在上海。黃公子道：「你的意思無非拘束不慣，要去住在上海，好遊園聽戲，散散心情。但是上海地方不是可以長住得的，況且你更不比從前，做了良家婦女，就要諸事小心，就是住在上海，也不能時常出去。你既然嫁了我，便是我家的人，卻要依著我家的規矩。別樣事情我總可答應，這件事情是答應不來的，勸你不必起這念頭罷。」

金月蘭聽了□分不悅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心中便有重落風塵之意。存了這條心念，便時時刻刻打算私逃。苦的是侯門如海，無計可施。好容易想著一個主意：那黃府的後進一帶房屋，都是樓房，最後一進的後樓就靠著城河，城河內的船都停在黃府樓下，說話都聽得見的。月蘭便對公子說了，要搬到後樓去住，好看看往來船上的行人。黃公子夢裡也想不到他要逃走，就應允了，任他搬去。月蘭暗暗歡喜，揀了一個好日搬了上去。不多幾時，買通了樓下一個船戶，趁那夜黃公子不在房中，先把金銀細軟打了一個包袱，開了樓窗，在窗洞內吊將下去；然後自己也用一條汗巾，一頭緊緊窗搭，一頭拴在自己腰間，又用兩手緊緊扳住窗口，耐著驚嚇，大著膽子，慢慢的在樓上墜下船來，連夜開船逃走，離了杭州，趁輪船到上海去了。

黃府直到明日午後，見月蘭還不開門，方才疑惑。在門外大聲叫喚，也不見有人答應。黃公子就曉得事情不妙，叫了兩個家人打開了門，進去看時，那裡有什麼金月蘭的影子？樓窗大開，箱籠抖亂。開箱看時，所有金珠首飾，值錢細軟，都被他收拾一空。黃公子氣得目瞪口呆，氣了一會，也無可如何，只得取了月蘭兩張照片，並大略開了一個失單，已有萬金開外，自己去拜錢塘縣，

托他上緊追拿，又請他發一角公文到上海緝訪。一面寫信知會華洋同知，將失單、照片一同寄去，叫包探認真探訪。明知一時海闊天空，無從緝獲，只好暫時放下，再作理會。因是為了此事，心中不樂，便也懶懶的坐在家中，有一月有餘並未出去。屢次叫人到縣催催過幾趟，也並無影響。

忽一日，錢塘縣差了一個家人，來黃府報知公子，黃公子方才曉得金月蘭現在上海，依舊掛牌應局。自從黃公子將照片、失單寄到上海之後，那華洋同知翁延壽便派了兩個有名的包探，仔細探訪。你想上海的包探何等精細，金月蘭又不曾改頭換面，不多幾日，早被兩個包探訪了出來，立時協同巡捕，將金月蘭人贓並獲，解到公堂。會審官略略問了幾句，道：「我這裡也不難為你，只把你移縣解回杭州，等你主人自己發落就是了。」就把金月蘭移交上海縣收禁起來。上海縣登時發了一角咨文到錢塘縣，叫他派差來申，將金月蘭提回核辦。錢塘縣接了咨文，連忙叫人到黃府送信，請示辦法。

黃公子聽了，心中反又躊躇起來，暗想：月蘭雖然可惡，既自己已經逃走，便成覆水難收，若仍把他提到杭州追贓審問，豈不辱沒了相府的門楣？況且耐著現在的淒涼，想到當初的恩愛，不覺心早軟了一半。心中盤算了一回，打定主意，方對那差人道：「你回去上覆你們貴上。這金月蘭雖是府中逃妾，但是張揚起來，未免聲名不雅。據我看來，不必一定去辦他逃走的罪名，只不許他再做生意，也就是了。」

請你們貴上就回一角文書，人也不必去提，只叫他具一個以後不再為娼的切結，再切實在上海縣存一個案，如金月蘭再在蘇、杭、滬三處賣娼，便要徹底重究。你照我的話去說就是了。」錢塘差人諾諾連聲，回去說了。錢塘縣就發一角公文到上海縣，存了一個案，准了金月蘭具結取保出去，把一場天大的官司，化得來無影無蹤，煙銷火滅。

誰知金月蘭江山好改，本性難移，只不敢在上海、蘇、杭再做生意。聞得人說天津地方富盛，闊客極多，林黛玉、張書玉二人在天津不到兩年，都是服用豪華，外場闊綽，就是手中私蓄，何止萬金，那衣飾尚不在數內，金月蘭便想也到天津，投奔黛玉。他們本是要好姊妹，那有不收留他的道理。便收拾了隨身的金珠衣服，趁了招商局新裕輪船的房艙。不一日，到了天津紫竹林。

停船上岸，好容易問到侯家後東天保南班林黛玉的寓所。黛玉見了月蘭，驚喜交集，便問他如何脫身出來？月蘭將逃走被拿、取保釋放情形細說一遍，後說到上海不能再做生意，特地到天津投奔他的話。黛玉喜道：「這裡正為人少做不出生意，要想去上海請人。我想近來上海的一班人也沒有什麼色藝雙佳、擒縱客人的手段，所以我也不能薦人。如今你既來此，甚是湊巧，那生意料想做得起的。我便叫本家替你預備房間，但房內的鋪設是要的，兩房間的陳設，少也要四五百塊錢，你可打算得出麼？」月蘭道：

「我身旁現銀雖然不多，卻有幾□兩金條在此，約莫也有二三千塊錢，料想沒有什麼不夠，這倒不用打算的。」黛玉更是歡喜，忙叫本家進來，說明緣故，要他預備房間。

那女本家名叫阿毛，也是上海人，大姐出身，近來著實有些積蓄，所以到天津來開這月南班堂子。此時聽得金月蘭要包他的房間，見月蘭年紀尚輕，風頭又好，也是高興，便滿口答應。月蘭開了箱子，取出六□兩金條來托他去換，正正換了三千多塊錢。俗語：「有錢諸事辦。」不上兩日，把月蘭的房間收拾得花團錦簇。當夜由黛玉的熟客，一個候補道姓錢的，替他擺了一個雙台。

從此之後，果然車馬盈門，和酒紛紛不絕。約有半年光景，開銷之外多了二千開外的衣飾，三千餘兩的現銀，月蘭得意非常。

那曉得禍不單行，福無雙至。恰值拳匪之亂，聯軍破了天津，林黛玉、金月蘭等一齊狼狽南歸。金月蘭只逃得一個空身，那黃家卷出來的金珠也丟得乾乾淨淨。

到了上海住不兩日，聯軍又進了北京，信息一日緊似一日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。

月蘭是個驚弓之鳥，更加寢食不安，只得又逃到蘇州暫時住下，再聽消息，恰好與章秋谷同住佛照樓棧房。此時金月蘭除了隨身衣服、頭上釵環之外，已是一無所有。

這一日偶然看戲，無心中遇著了秋谷。他從前在上海時，與秋谷雖然認識，一則記憶不真，二則也不知秋谷有這樣的英雄本領，只覺得秋谷人才出眾，氣宇軒昂，那把刀舞得來滾雪飛花，神出鬼沒，不覺脫口而出，叫了一聲：「好呀！」及至秋谷下台之後，走到月蘭面前仔細一認，方才猛然記了起來，便對他笑道：「我瞧著就有點像你，只是有些模糊，原來到底是你。我們有二三年不見了，也不知那一陣風把你這紅人兒吹到這蘇州地面來了，只怕有什麼事情罷？」原來秋谷雖是認得月蘭，嫁與黃公子一節卻並不曉得。

金月蘭此番到得蘇州，兩手空空，連房飯錢也無從設法，又不敢再做生意，正在進退兩難、哭笑不得之際，見了秋谷，好似見了前世親人一般，一把拉住道：「阿呀！果然是二少，我的事情一言難盡，好在我就住在此地佛照樓，你停回到我棧裡去細細的說罷。」秋谷喜道：「我也是寓在佛照樓，湊巧得很，等回兒回棧再說也好。」說著，仍到花雲香桌上坐下。花雲香早看得明白，冷笑道：「章大少，恭喜耐，嘍到仔一位貴相知哉。」秋谷道：「你不要只管疑心。我從前在上海時就認得他的，並沒有什麼交情。你放心就是了。」雲香道：「倪末阿有啥勿放心格，本來耐章大少格相好，阿關得倪啥事，倪是勿好來管耐格啲。」秋谷見他滿面怒容，醋意可掬，便不去分說，只笑了一笑，只顧看戲。

台上《殺嫂》做完，換了小喜順的《珍珠衫》上來。秋谷急欲同著金月蘭回棧，要問問他的情形，卻礙著花雲香不便。恰巧雲香的相幫走了進來，手中拿著幾張局票來催雲香去出黨差，秋谷趁勢叫他去罷，雲香只得略坐一坐，立起來道：「難倪去哉，倪倒勿做啥討厭人，等唔篤去隨便那哼末哉。」秋谷也不理會，等到他去了，急急的走到月蘭面前，低低說道：「這戲也沒有什麼看頭，我們先回去罷！」月蘭會意，點一點頭，起身先走。隨後秋谷出來，到了棧中，跟到金月蘭房中坐下，二人方才剪燭長談。

月蘭細細把數年事情一字不遺告訴了秋谷，說到那身世飄零之苦，不覺滴下淚來，秋谷也為之太息不止。正是：

襄王舊夢迷巫峽，子建新詩擬洛妃。

欲知後事，請聽下回。